



我回来了,我的梦

——一位民工的心语

寻春问柳,思念绵绵,沿长堤,我扑向我的家园。

我的老母,双眼昏花,走近前,却视我不见,令人心酸。

小女儿,远远瞧我,尖声高叫,一声声,催人心肝。她扑过来,我张臂相迎——欲把她揽进怀间。蓦然,她站住了,不再向前,望着我一脸困惑一脸腩腆。怎么,不认识爸爸了?不会错的,我的乖乖,我的心肝!她退缩了——猛转身一溜烟!钟声中,她跑进小学校,就那一瞬间。

我站立良久,慢慢地擦干眼泪。那年,我打工走了,天高地远;她妈妈离我而去,留下她一个人形影孤单。

村里空空荡荡,屋角老狗,不认近邻,狂吠着,引来叫声一片。

是汽车喇叭声惊扰了她,或是我胡子拉碴改变了容颜?

我借母亲,走向田畴,一个人影正在耕作,背着火烧云。他的腰,弯成了个问号。哦,是我的老父亲——在叩问来年!

奶奶的坟头,青草萋萋,如梦幻一般。病故时我没能回来,一泓山泉,如我流淌的眼泪。

我跟父亲一样,人称老实巴交的憨蛋。不同的是,他在家刨小块田的泥土,我在南国的大厂里鏖战。

我从不缺勤,也不偷懒,我拼命,我流汗,上班肆意挥霍臂力,班后独爱沉默寡言,喜思索,思



进取,不达目的不要休——骡牛不扬皮鞭!业余时间,我上了大学;上班时,我狂奔指标栏里最高的红箭!我赢得了上司的信任,我赢得了山村同伴羡慕的头衔!

啊,忘不了呀!男友们拳拳爱戴,女友们深深眷眷。人各有志又有爱,点点滴滴印心间。

女友兰兰,我儿时的小伙伴,秀外慧中,长心长眼。她钻研一个生化小项目,常找我叙谈。我呢,受启发——也突发灵感!融会贯通,不啻是一个惊人的发现!

总裁说,很好,你们一起排忧解难!我有个公式:成功=进取+实验。我支持你们,你也进科

研组吧,然后回家去发展!不投资心血,焉得金山?

故乡的流云,你的儿女回来了,要在家乡大干一番!我的梦,要发芽在泥土里,花开美丽,果结鲜甜!

村党支部书记随兰兰来了,笑着说:“天不生无心之人,地不长无名之草。”

父亲仍然板着脸:“孩子,不怕艰险,就怕脚软。”

小山村啊,要人给人,要山给山!

创业的路,繁难而又艰险。犹如人生,从迷惘出发,涉足天边……家乡的山道,连着遥远的通衢,画了一条圈圈,思索起来,我走的是在一片绿叶的孤园。生我养我的故土呵,山浪连着山浪,在心中翻滚。乡亲的目光,南国的期盼,父辈的叮咛,血性的遗传,如光雷火,时时突现!这一切,在我胸膛内掀起了万丈波澜。

我暗自发誓:我生活的轨迹,必须鲜活,决不暗淡!

乡亲们都来了。

“这孩子从小出力吃苦,知邻知亲,总想着咱。”

“他经过冬寒,知道春暖。”

八月的云,奇巧多变,变成兽,变成仙;一会儿近,一会儿远;忽儿飘忽不见,忽儿又飞上前。漫说浮云本无心,洒下雾霖润山川!雨后逃离出彩虹,生机勃勃待来年……

老惠

睡在楼顶上的夏天

天气说热可就热了,阳光就像一盆刚刚煮沸的开水,不由分说劈头盖脸泼下来,热得人心直抽凉气儿。这样的天气谁还愿意睡在家里呀?天刚刚一擦黑儿,他们就不约而同地从家里走出来,呼呼唤唤,雄赳赳、气昂昂,到市委家属院前面那座办公大楼的楼顶上睡大铺。

楼是一座老式的仿苏式四层楼,红砖到顶,四平八稳,笨笨的样子,却强悍威严,楼顶就是办公楼四层顶上那片辽阔的大平台。那时候的市委办公楼平常的,一点儿脾气没有,大门口也没个像样儿的保安,就两个七老八十的农村老头儿,时而无精打采,时而嘻嘻哈哈,随便打个招呼认识不认识的都能进来。

这一群疯疯癫癫的孩子,说大不大说小不小,刚够着门鼻子,能气死个人儿。他们胳膊窝里夹着最简单的铺盖卷儿,无非是席子、单子或一条薄薄的被子,卷巴卷巴夹起来就走了。办公楼的四层楼顶上,中间位置还凸出一座碉楼,跟个脑袋似的,安放在长长的肩膀上。碉楼里有七八间房子,据说是放档案的地方。雕楼的东面两边有两扇通往平台的门,平时都不锁。出了这门,啊,楼顶的平台可真大呀!总得有有一亩多地吧,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沥青,沥青上面再铺一层碎碎的小石子儿。那石子也太小了,有米粒般大小,怎么砸出来的呢?细细密密地铺开,像下了一层薄薄的冰雹,席子铺在上面躺着一点儿也不硌人。

每天晚上,稀稀拉拉的总会有十几个人吧,最多的时候能有二三十个人呢,全都是市委家属院的那帮半大小子,高的矮的,胖的瘦的,长小胡子的和穿开裆裤的都有,也分不清是谁家的。平时玩得好的伙伴儿就把铺连在一起,齐齐地排开去,形成一个大通铺。

躺在这样的铺上,天就近了,地就远了,再有细细的小风一阵阵吹过来,心里别提多美了。夏夜的天空里,星星那是数也数不清的,东一片西一片,亮晶晶的;稠一阵儿稀一阵儿,乱眨眼睛。有人就卖弄说那个长长的就是银河,那个像勺子的就是北斗星,还有那个一闪一闪的就是牛郎星和织女星,两个人正赶路说悄悄话呢。说着说着,忽然就有一颗流星匆匆忙忙划过去了,“快看哪!快看哪!”引起惊呼一片。

“啊,哪儿呢?哪儿呢?”好多人东张西望,什么也没看到,却也装作看到的

样子说:“啊!原来这就是流星呀!”

天是黑的,风是凉的,夜晚是神秘的。这样的夜晚让人兴奋不已,谁都不想早早睡去,连一点点瞌睡劲儿都没了。于是,有人开始了恶作剧,从一个地铺跳到另一个地铺,掀掀这个的被子,扯扯那个的单子,又是挠脚板儿,又是拧鼻子,嘻嘻笑着犯贱。忽然遇上个脾气大的,怒吼一声,腾身跃起,大呼小叫着追打起来,也不管光脚踩在石子上疼不疼,跑得跟刮风一样。

有些人灵机一动,就模仿起了刚刚看过的日本电影《追捕》中的新鲜台词:跳哇,你倒是往下跳哇。召仓不是跳下去了吗?唐卡也跳下去了,你也跳下去吧。大家伙儿左看右看,却没有人敢真的跳下去。四层楼那么高呢,伸出头去看看下面,那都是晕的,这还真不是闹着玩儿的。

一直到玩儿够了疯够了,连打闹的力气也没有了,这才轰然倒下来。仰面朝天,再看看天上的星星,还是那么多,那么亮,却不知怎的变得越来越模糊了,模糊着模糊着,越来越远……他们就睡过去了,睡得呼呼的。

有时候正睡着呢,忽然风就刮起来了,周围的树叶哗哗乱响,老天爷跟生了气一样,呼雷闪电的,接着就有吧嗒吧嗒的雨点打在光光的脸上,一会儿就把小脸蛋儿打湿了,好像刚刚痛哭过一场。哎呀,下雨了!真的下雨了!睁眼看看,眼角上也是水,紧跟着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来,光着脚丫就跳到了地上,掀起席子的一边卷巴卷巴,再次夹在胳膊窝里,然后一头冲进碉楼里。

碉楼里热烘烘的,一团一团的热气从地板上、从角落里直往外冒。光是热倒还罢了,偏偏蚊子还那么多,密密麻麻,嗡嗡嗡嗡,一群一群直冲人的脸上来咬。于是,有人爬起来东一下西一下,不断地拍打起来,啪啦啪啦,此起彼伏,黑暗中全是拍打蚊子的声音,跟过大年放鞭炮似的。

然而打着打着,终究他们还是累了困了,连一点点力气都没有了,眼皮一沉,想睁也睁不开了,便不管不顾地倒头大睡起来。

一觉醒来,日头明晃晃地从门外照射进来,白得像一把刀子,照得人眼睛发直。忽然间心里就是一激灵,哎呀妈呀,天亮了,天亮了,赶紧走呀。各自翻身下地,卷巴卷巴自己的铺盖,夹在胳膊窝里,三步并作两步,飞一般地下了楼梯就往家里跑去……

三子

三亚晚霞

新华社发



七夕大雨

七夕大雨,夜空漆黑
不见银河繁星
但我坚信,牛郎与织女
定会在鹊桥相会
因为,风雨阻隔不了真爱

窗外荷塘,水满为患
那条要与我以荷为邻的鱼
却逃之夭夭
失信于忠贞不渝的诺言
令我心生彷徨

雨过观荷,依然淤泥而不染
玉盘摇曳天之水
我想,定是牛郎与织女
昨夜幸福的泪
痛饮,顷刻平复心灵

而后来得息
那条逃跑的鱼迷恋护城河
光怪陆离的倒影
最终,被诱惑钓上砧板

张绍国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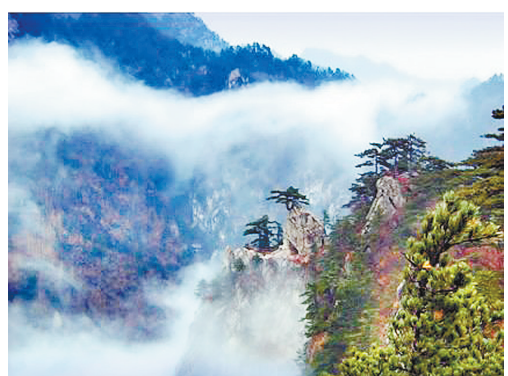
再去尧山

去尧山小住,感受山里的凉爽和清静,是6月中旬天气还没有完全热起来时的想法,种种原因,念念之后就搁下了。

8月的第一个周末还没到,先生又提出要再去尧山小住,激动得我提前几天就开始准备:花茶、绿茶和茶具,专业书、闲情书及音响设备,防晒霜、防晒衣还有羊毛披肩,等等。虽是小住,我的装备却多样又丰富——十里不同天,阴晴不定的山间氛围恰恰是我们远在百公里之外的向往。

不巧的是,我前几天吃了太多的油炸零食,上火严重,鼻孔呼气都是热乎乎的,咽喉处仿佛堆积了一些碎玻璃碴子,疼痛难忍。回想起去年咳了两个月的难愈之症就是在7月份尧山小住后自愈的,不禁为先生的提议感到温暖。

既为休闲,就无须匆忙。周六上午,我们驱车一路向西,话题里承载着曾经的尧山之行。1994年夏天夫妻首次登尧山,下山途中我的狼狈相;1998年夏天夫妻携幼女游尧山,感动于当地山民帮我们抱孩子的情景;2004年五一小长假,我和同事带孩子登尧山看杜鹃的美景;去年夏天一家三口小住尧山逗猴子、赛登山山的回忆……点点滴滴,连接着爱,驻扎着尧山的山清水秀。



赵宏庆

尧山不愧“清凉世界”的美称。我们是中午十二点一刻到达山门的,购票时打开车门的一瞬间,我就被耀眼的阳光和清凉的爽快所产生的极大反差折服了。

车子驶进山门,缓慢行驶。打开车窗,车里的二人已无心谈论过往,都专注于当下,慢慢地深呼吸,尽情享受自然空调带来的舒畅。

太阳落到山背后去了。朋友一家姗姗来迟,我们沿小路漫步,身边溪流的叮叮细语应和着森林上层的微风动荡,我们谈论着尧山和她的故事,周围的夜色愈加深沉广阔。

风,就像来的时候一样,没打声招呼就停了。模糊的弯月俯视着突然沉寂的山林,竟然有些无所适从的样子,一会儿钻进云层,却又耐不住好奇,时不时地从云中探出脑袋,似在窥视人间的秘密。

小溪温婉清脆,催眠我一夜无咳。早晨起床,嗓子舒适惬意,大家不由猜测,是山泉水的滋润,还是负氧离子的清新所致?

上午八点多,天色依然灰暗,雾起高山遮美景。我们备上雨衣,追随熙熙攘攘的游客,准备登山。乘坐时长8分钟的观光缆车,尽览碧翠苍茫,石峰雄峙,同行的中学生惊叹、拍照,忙得不亦乐乎!

一出缆车,顷刻间就被烟云雾雾热诚拥抱了。顶风冒雨的各种雨伞雨衣,在景区的道路上悠悠移动,扰动了清纯的尧山。

各种野花在风雨中招摇舞蹈,栈道的扶栏上蛰伏着镇定的毛毛虫,漂亮蝴蝶隐藏在阔叶之下,长尾松鼠安静在松树之上,亮晶晶的眼睛打量着我们。很快,我们就到了玉皇顶。奇迹出现了!骤雨初歇,越来越浓的白雾从谷中升起,弥漫了千山万壑。大大小小的山峰兀立于云雾之上,犹如大海中的小岛在云雾中遥相呼应,吸引了大批游客拍照留念。

下山的路,崎岖、漫长。一溜七八十个台阶,尚不累人,假若遇到一溜三四十个台阶,就让人惶

恐。迎面而来的上山人气喘吁吁,或趑趄,或爬攀,或拄着拐杖。他们忍不住打听:“到玉皇顶还有多远?”我们热情地鼓励:“不远了!也就十多分钟!再坚持一下,上面的路程好走多了!”“这孩子能够自己走上来,真不简单!”上行的人们转愁为喜,分手时不忘好心提醒我们:“上山的路好难走啊!你们要小心,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这里的!”

对于我,下山真的不易。小腿肚儿已经开始发酸,没有用手摸,似乎就可以感到硬硬的“肿块儿”。想到1994年来尧山时,全程步行,走了一整天,最后是手脚并用“蹭着”下山的。

好在天色放晴,视野大开,山路走起来并不寂寞。雨后的草木枝叶繁茂,透着勃勃生机。处在森林之中,感受着浩荡、幽深、宽广。阳光落在草木之上,风儿再来助推,绿与光相互辉映……

我们贪婪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。头顶是蓝天丽日,走在山中,低吟“适与野情惬,千山高复低。好峰随处改,幽径独行迷”。远眺青龙背峭壁峻峰,最西端的西门将军矗立云头,仿若高昂的龙头,挺拔,威武。整个脊背高低起伏,犹如一条蜿蜒蛇行的青色巨龙。游客在龙背东端的栈道上,有上有下,颇有趣味。

跑马场乱石蹉跎,阳光下每块石头都在讲述着自己早年的经历。据说这里是刘秀训练士兵的场地,也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。2004年五一期间,带着二年级的女儿来石人山,女儿跟同行的瑶瑶姐姐兴之所至,现场脱口秀起了眼中美景,惹得石下溪水好奇心生,溅湿了她们的鞋袜。且不说尧山的珍木异草和人文故事,单就自身的雄、险、秀、奇、幽,就已经很吸引我这个土生土长的鲁山人了。

大美不言,可涤心养气;大美难言,仰赖文学功底的提升。特别感谢为尧山旅游发展献策献力的人们,让我的每一次尧山之行都有全新的感触。

郭旭峰

云霞里的日子

许多年后,云又恢复如初,多姿多态地展现出原本的形象。久远的蓝像女儿小时候的天空,白云朵因此显得立体、饱满和真实,它们的行囊内装满几千年的童话,通过霞光万道,朗诵给孜孜以求的大地。黄土的孔洞里,绿荫处,鸣虫异常火热,营生继续,小日子小思想执着地求得岁月的和睦与谅解。

下班回家,经二路两旁早早摆满了摊位。路西是一片菜地,菜农刚采收了番茄、豆角、青椒、紫茄子、薄衣生菜……水灵灵的,色彩鲜艳,如幼儿园小朋友演节目时要登场的假模型;在华尔街商西,年轻女子穿浅蓝的裙装卖书、冰心、林徽因、萧红、张爱玲等悉数来此,她们宣泄或呐喊之后,该是小城宁静的风声吧;一对老人手拉手过马路,走到路中间时,一根弯曲的黄瓜问号般掉落在地,老伯弯腰去捡,一辆黑色轿车呼啸而过,泥水飞溅到他身上,老伴儿趋步过来,擦拭他的脸、他的衣服。

我下车买了捆红薯头、几个鲜红的菜辣椒,上车倒车。嘭!似乎碰到了物体。忙下车,下车的车保险杠紧贴着一辆白色越野车的左后侧车门。两辆车紧张地一动不动,立在那儿接受裁判。

车里怒冲冲下来一个汉子,黝黑如我老家门口的那棵榆树——他噙一声摔上车门,冲着我炸雷般怒吼起来:“我再按喇叭,按喇叭,按喇叭!你还一个劲儿怂了上来,你耳朵聋了?”

我道歉的功夫都没有,忙不迭地说:“我给你修车,我给你修车……”

“你哪儿学的车?哪个龟孙教你开车的倒车?你眼瞎了?”

“我……”

“你要是碰住人,你还能在这儿周

吴郑王地当大爷?”

“……”

我叫苦不迭,我碰上硬茬儿了。我一个劲儿喊兄弟、道歉、握人家的手。

他全然不顾我啰唆、献媚,猛烈地燃烧。三四分钟后,他好像说够了,气球也瘪了,扭身看了看车,又仔细看了看我,手一扬说:“走吧!”说罢弯身上车、倒车,“滴滴”两声,扬长而去。

此时云霞愈加斑斓,我定在那儿,久久才缓过神儿来。十年前我刚拿到驾照的时候,唯唯诺诺开车行至一狭窄处,心一使劲儿,紧贴着一辆黑色奇瑞车划身而过,留下一道漂亮的白色标志线。对方死活不让我报险维修,前前后后去了交警队十多趟协调处理,双方斗智斗勇,大打出手,弄得筋疲力尽。最后我缴械投降,逃过刚买的保险,掏钱了事。

想想刚才,我想哭。回到家,“丢丢”翻天覆地地欢迎我,为我抚洗灰尘。女儿上大一的时候,也许想家,瞒着我们养了个未曾满月的小狗,曰“丢丢”,定期去社区宠物医院免疫、洗澡,像尽心照顾一个柔弱的婴儿。后来功课战斗般紧张,又怕她妈妈最终知道招致惩罚,打电话回来,我跑去她的学校抱了回来,自此多了分牵挂,一把把的时光交于一个雪白的生灵,打趣逗乐,彼此邀欢。早晚遇见,都有细腻的触动和波澜,我想起别处的女儿,她何尝不是我一生黏人的小女儿和慰藉啊。

在云霞万般涌动里,女儿亭亭玉立。我站在矮凳上给她量身高,哦,又长高一厘米。我也在走过四十七年后的今天,站在一寸一寸的刻度前,我发现,我少去了整整一厘米的光阴。